



教师节喜遇良缘

胡兆喜

那年9月,怀揣一纸介绍信的我,满怀豪情地来到一所乡村学校报到上班。然而,眼前一派破落的校园景象,顿时让我一颗火热的心一下子失落到极点……我不甘心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燃烧自己的青春梦想,怎奈“木已成舟”,无路可退的我只好暂时接受了眼前现实。校长很动情地说,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工作的确不容易,一旦有了机会,我会让你走的,但是现在“既来之则安之”,首先必须静下心来把工作干好了再说。

为了那个可能到来的“机会”,我憋足了劲儿十分“卖力”地干着工作。一年过去了,校长说,再干一年吧,等有新教师分配来,优先考虑你调动的问题。然而,又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始终没能等来那个让我走的“机会”,却等来了一个让我一生难以忘却的教师节。

那一年的教师节,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优秀教师”的我,胸戴光荣的大红花,在全乡中小学教师庆祝大会上发言。那个激动、幸福的滋味啊,简直难以言表。同时发言的“优秀教师”中还有一位端庄秀丽的山

村小学女教师。虽然我们彼此不熟悉,但那天我们这些“优秀教师”都在一起合照留影。校长后来告诉我,那女孩是他以前的一个学生,高中毕业后回乡做了带课教师。校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她还“名花无主”,而且我有“想法”的话,他可以做个“红娘”,愿意从中给我们牵线搭桥。校长的话顿时让我激动起来,因为学校地处偏僻的山乡,与外界联系不便,加上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工作几年了,一直还没能遇上“佳人良缘”。我当即向校长表述了我的意愿。校长笑说:好呀,为了能留住你这个人才,我就努力来说好这段姻缘吧。就这样,在校长的“撮合”下,我和那位端庄秀丽的女带课教师开始书信传情、花前月下,最终喜结良缘,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



乡土记忆

儿时打枣

梁建军



凿石槽

王建章

我的童年是在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七峰山下的大南湾度过的。1960年仲夏的一天下午,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捉回两只小兔,一黑一白一公一母。父亲说:“我得赶快垒个兔窝,你们每天要拔草喂它们,让兔子快点长大下崽,以后咱们就有肉吃了。”父亲动手在院子里砌筑兔窝,我和哥哥弟弟赶紧跑上山去拔草。

我们回来时,父亲已砌好了兔窝,把草放进去,两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想到兔子要喝水,找到一个有豁口的碗,倒入水放进窝,片刻就被兔子踩翻。父亲说:“看来碗不行,还得另想办法。明天你们上山去找一块大石头,拿回来我给刻个石槽盛水。”他边说边用手比划。

我一向起得早,第二天独自一人上了山,满头大汗地抱回家一块长宽高约25、17、13厘米的石头。父亲看后很满意,取出了铁锤和钢钎子动手凿石槽。他左手紧握钎子的上部,下端尖头抵在石头中间,对我说道:“从中间开始保险,不至于凿坏石槽。要以点到面,中间开花,由浅入深,轻敲慢打。”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完他便举起铁锤,不紧不慢地凿了起来。每凿一次挪动一下钎子,动作娴熟,游刃有余。我问父亲啥时候学会的这一手?他说老家盛产汉白玉,很多人会雕刻,他年轻时也学过,还砌过石头河坝,当过水头(水利工程的工长)。听到这些,我觉得爹真是个本事人!

我见父亲敲打了半个多小时,石头并没有凿掉多少,只呈现出浅浅的坑。我有些着急,说:“爹,你再用点力,不就凿得快了吗?”父亲说:“不能用大劲,用力太猛就会把石头凿裂。一定要悠着点,可不能前功尽弃。”那时我刚上完一年级,自然不知道前功尽弃的含义,便向父亲请教,他给我作了解释,因此学会了这句成语。

看着看着我就手痒,和父亲说想试试,他爽快地把钎子和铁锤递给我,让我凿石槽的内侧立边,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小心翼翼地凿了起来。奈何我人小劲小,觉得铁锤很重,只能轻打慢敲。随着叮叮当当的响声,石槽的容积在一点点扩大。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右臂酸痛,父亲接着又干了起来。他说:“你干得不错,尽管慢了点,但很稳,有耐心,也很专心。”听到父亲的称赞,心里美滋滋的。

午时大功告成,石槽的体积比原石稍小了些,重量却减少了二分之一。而且大小适中,坚固耐用,父亲和我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惊无险

明伟方

30年前,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冶金设备制造公司工作。在公司人事处办理完相关报到手续后,我就被带到公司安全处,进行为期一周的安全知识学习。面对各种各样的安全操作规程、安全防范要点,我感到枯燥无比。一周后,我被分配到下面的分厂,结合分厂的实际,我又进行了一周的安全学习;再分到班组,同样进行了一周的岗前安全教育。

老师傅告诉我,这就是公司对每个新员工都必须进行的“三级安全教育”模式。我颇不以为然:我又不是小学生,用得着这样一级又一级、一遍又一遍的教育吗?

我实习的班组是车工班。车工安全操作规程里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操作者工作时不允许戴手套。因为手套很容易被绞入旋转的车床主轴上,酿成大祸。开始,我也像其他师傅一样,不戴手套。时间一长,我心疼我的手变得越来越粗糙,便偷偷地戴起手套来。终于有一天,我在用戴着手套的手去拉缠在车刀上的铁屑时,旋转的车床主轴绞住了我的手套,我的手无法从手套里拉出来,跟着主轴一同旋转……听到我的惨叫,旁边的一个师傅飞速跑过来,关掉了我车床的电源,车床停了下来。

那次,幸亏我的车床转速不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对安全操作规程的小小疏忽,差点让我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以自己当年的教训告诉大家:安全真的来不得半点虚伪,重视安全就是珍视生命!



放牛记

张贵桃

我是娄烦县人,1958年考入静乐中学读书(当时娄烦属静乐)。那时学校劳动很多,记得有一次建校劳动,班里分配我去放牛,我很高兴。因为我刚从学校图书室借出一本《林海雪原》,平时课业紧张顾不上多看,正好可以利用放牛时间看一看。于是我就赶着学校的5头牛,拿着《林海雪原》到西林子放牛去了。

西林子是民国时期静乐县知事卢士燮组织营建的静乐县城西护城林带,位于西城墙外至汾河东岸之间,全部栽植柳树,面积有200余亩,近10里长。因为紧靠汾河岸,土壤肥沃,水分充足。不仅树木高大,林中杂草也很茂盛,又位于城区,是放牛的好去处。

到了地头,我让牛吃草,自己心安理得坐在草地上看起书来,很快就被书中小分队与座山雕斗智斗勇紧张激烈的情节吸引了……

不知不觉树影已到树底下,中午了,我起身要赶牛回校,牛却一头也找不到了。一个中午,我一直在周围逐步扩大范围兜圈子,哪儿还有牛的影子?当时我是个没有经事的十几岁的孩子,把学校的5头牛放丢了,这可真是天大的事。一阵阵恐慌感向我心头袭来!找不到牛,我怎么回学校呢?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手足无措之际,有个农民叔叔扛着锄头路过西林子,见我心急火燎的样子,问我老晌午一个人在这儿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中学的学生,给学校放的5头牛找不到了。老农问我:“牛吃草时头朝哪个方向?”我说:“朝北。”老农说:“不怕,丢了。这林子很大,它没有走出去呢。你朝牛头方向一直走,肯定能找到。”

听了农民叔叔的话,我一直往北走了三四里,果然发现那5头牛相跟着,还在悠闲自得地一边吃草,一边往前走呢。真是“老牛至死不回头”啊!

还好,我赶着牛回到学校,正好学校午休结束,下午的常规活动开始了,老师和同学们谁也没有发现我在这个中午经历了这么一难。而我自己,则因为当时确实受惊吓不小,所以从那时至今,这件事一直清清楚楚印在脑海里。

2012年,当我被评为太原市“十大读书明星”的时候,我哑然失笑,忽然想起感谢这5头牛来了,真是5头好牛!我不正是循着这5头“至死不回头”的牛的足迹,走进这辉煌灿烂的读书殿堂吗。

